功绩社会生产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

你好哇，这期本来是要聊韩炳哲的《倦怠社会》的，然后我就在刚才，我一直在整理一些，我想聊的一些观点，然后我就在刚才我想起的我之前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高中生胡某宇自杀的新闻，我发现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点是契合的，所以我临时决定聊一期胡某宇的新闻事件，然后韩炳哲的《倦怠社会》放在后面一点再聊。

直到他被找到，确定自杀之后发现，已经也很少有人思考他了，因为他既不神秘了，也不充满阴谋论了。\*主要是我随后啊还看到一个数据，应该也是官方发布的，说我们每年大概有十万的年轻人会选择轻生。这个数据在一个世纪前是多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抑郁症在年轻人身上多了起来。也许我们更加关注个体了，也许我们更加脆弱了都有可能。

**•壹**

第一个问题，

**抑郁来自自我的无限可能。**

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不正确对吧，我们如此强调自我的这种无限可能，强调了我什么都可以成为，但是抑郁却来自它。

为什么人在获得自我之后就无法躲在群体中了？

群体是过去的，我们称之为磨灭我们个性的，所以我们把它归纳到一个群体，但是我们现在强调自我之后，人就无法躲到这个群体中了。个体，**我们每个人，变得赤裸，于是自己开始剥削自己。**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面谈到的规训社会和功绩社会的说法，它同样适用于校园。规训社会是否定性的社会，我否定你，我要压制个体的各种可能，将人纳入到一个统一，所以它是束缚人的自我的很好理解，对吧？不管是西方的当年的政教合一的时代，还是我们的大家长时代，个人是压抑的，没有个性的同时他也是反抗的。它的好处是我可以躲在一个群体中，而今天的校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功绩校园也就是功绩社会。我们强调自我，于是我们是自由的，社会变得如此的积极，我被肯定为一个无限可能的自己，我是个性的、我是自由发展的，我不能被纳入一个大群体，磨灭掉我的个性，以此开脱。我是赤裸在外的，于是我不得不自我奋斗，不需要任何人规训我，我无比的积极，我是自己功绩的主体了，于是我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成了自己的奴隶，这个时代是过度的积极性和可能性，给我们套上了一个自我的宏大的叙事，**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疲劳的英雄**，“你可以的只要你努力”，“你有机会的只要你坚持”。如果没有做到，那么是谁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发出质疑的也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过多的这种可能让人不断地陷入自己主动带来的自卑和自责中。**过去别人否定你，别人给你带来，现在你自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你自己带给自己，你不停地在积极的，你不停地在奴役压抑自己，然后发现自己又不可能做到，于是带来一种自我对自己的一种自卑和自责。

**内外的压抑使年轻人开始抑郁，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双重疲劳过**

我们不敢偷懒，人不能像过去一样的混到集体中了，给自己找到一个否定自己的理由。群体感消失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伟大的自己，至少有这种可能。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赤裸在外，我们不能混了，我们也无法公然的倦怠了，因为我们被过度肯定了。

**•贰**

第二个问题

**过度的肯定走向工具的奴隶**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认为否定缺席了

我们承认自我需要被肯定才能确定自己的行动，但肯定与否定都是必须的。肯定来自于周遭来自积极的社会，来自他者，我自然知道这个社会什么是主流的，什么是必须的。

但是否定的缺席让那些未被肯定的思想成为错误的思想

预示着它是自己的问题，自己不可到达的死胡同，逼死了我们积极的盲信。

谁来否定他呢？

没有人。老师不会，因为它似乎是有风险的是消极的；家长也不能，他们不具备否定的理由，没有人承认孩子生来不具备无限可能；而我自己也不行，因为我自己在给自己施加压力，我自己是主宰我自己的。

事实上人必定要否定自己。

我们要正确理解否定自己的意思，这个否定不是规训社会的抹杀，那个是抹杀，那个是抹杀一切可能。农民的儿子必定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永远是农民的儿子，五代十代都是，你不要想那些事情对吧。所以大家不想，大家都混在这个群体里面。**而否定自己是建立新自己的开始，什么是否定我不行，和我不必是两种。**在一件事情上我不行，我永远是失败的，我怎么努力都不行。但是我不行，预示着我认可了这个秩序，我被肯定为是我必须要行的，所有人告诉你你是自我的，你必须要行的，自我要有无限可能的，你注定了你要成为那个人的，只要你努力，我不可能不行。所以你并没有否定你，只是在我不行的世界里面，反复的轮回，反复的失败，而你又不能找到借口，你在这个死胡同里，朝着我以为的行，无止境的疲劳下去。**而否定起初来自我不行，其次它走向了我不必 ，我不必才是否定的开始，才是倦怠的我，我不必非得如此，我还可以走向另外一个我可以。**我不必非得考最好的大学，可以否定掉它，并重新探索自我的可能。**否定不是糟糕的东西，不能否定又不能确立肯定才是最可怕的无意义。**

**过度的肯定逼迫这我们朝着必定到来的可能无休止的攀爬，没有一丝倦怠，知道我分不清我是生命的人还是生命的机器，像一个工具，像一个工具的奴隶。**

\*然后在新闻的里面我还看到一句话，说胡某宇跟同学曾经谈到过一种无意义，也许这是一个高中生所说的无意义，虚无感从中而来，我和世界切断了联系，感受到的是沦为无用工具的格格不入，而不是我们强调的个体的独特存在了。

**•叁**

第三个问题，

**超越死亡。**

它是一个本来可以单独拿出来的话题，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聊一下。**因为只有正视它才能超越它，而不是单纯的对抗它。**

我们几乎很少谈论死亡或者自杀，它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不道德的，师生之间不会谈，家长们之间也不会谈，它很隐蔽。我们会问有没有资格选择死亡，作为生命来说，如果你已经完成了繁衍，你是有资格选择死亡的。但是我们终身并不止繁衍一次，直到我们不能再繁衍的时候，死亡作为最后的疾病带走了生命，所以死亡本应该被尊重，它是开始，它甚至不该悲伤；死亡对于一个劳累的生命来说，它甚至是一个完满的结局。但是人类唯独把死亡看作一个恐惧，看作悲剧，要超越死亡。**因为我们超越了这个死亡，我们可以自主地终结这种劳累。**即使没有完成繁衍，不需要像一只海上的鸟一样，终身的飞翔、哺育雏鸟、完成生命的终极规则对抗死亡。

人类超越死亡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生命多做了一件事，人活着的过程中多做了两件事：一活着二为什么活着。活着遵循了自然的规律，为了更好的繁衍，为了对抗死亡。为什么活着开始了生命的叙事，后者是我们超越死亡的精神来源？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是有叙事的，譬如我们创造了神，这个神是带有叙事性的，这个叙事不止是生存的故事了，还有我们为什么活着的新故事。于是语言出现了、英雄出现了、族群出现了、仪式出现了、图腾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宗教出现了、自我出现了。**原本以死亡为终结的活着，变成了超越死亡的宏大叙事。**于是人类发现，原来我与世界的联系，原来不只有繁衍，因为和大多生命来说，他对世界的联系就是繁衍。繁衍赋予了死亡伟大的意义，就好比大马哈鱼洄游一样，事实上，大马哈鱼不会给自己的加上伟大意义，这两个字是人类叙事给它包装定义的。如果生命不能繁衍，他们将和世界失联，它将沦为工具的生命。那比如骡子，他被人类创造出来了，作为一个纯工具，自己不能繁衍，在生命的意义上来说，它是纯的工具，它找不到自己对抗死亡的一个理由了。骡子如果知道它不能延续后代，对它而言，它会觉得活着是徒劳的。除非有一种方式，它有能力像人一样找到为生命找到叙事，参与到第二个选项“为什么活着的意义”中来。这时候它可能才能找到，我不能繁衍，而我还能活着的新的意义。它感到它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奉献于人类。它每天拉磨的时候每多转一圈，它会感觉到一种强大的满足和荣誉，于是它找到了我为什么活着。显然，为什么活着，跟它作为一个动物，作为一个生命繁衍毫无关系，但是它依然感到意义。但是我们知道骡子是显然做不到的。于是也只有人才会在叙事中，对生命在这种叙事中才会产生一种徒劳感、才会有疲惫感、才会有恐惧感、才会有切断感。大马哈鱼它去洄游，它产卵直到死掉，他不会有那种疲惫感，又不会有这种切断感的。**人胆敢打破生命的规则、原始的规则，不繁衍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便是因为他们胆敢创造神，神定义了人为什么活着的新意义，当然了它其实也就是人定义的。**

那我们有没有资格选择死亡呢？

在自然中的人，他是没有资格的；但在叙事中的人他是有资格的。人在自然的规则中是不能主宰自己的，繁衍就是最终的绝对的意义，死亡也不由自己来主宰，他只能去对抗它，面对抗的方式有无数种，甚至用死亡来对抗死亡。但是他死亡之后，大马哈鱼死亡之后，它是产下了卵的，这也是一种对抗。**那么唯有在叙事中才有资格主宰自己，而这个叙事便是超越死亡的，不是单纯地对抗了，而是一种利用。所以只有人超越死亡本身，也正因为超越死亡的这种叙事，人才有可能才有资格，感到生命的无意义。**

大马哈鱼是没有资格感受生命的无意义的，那么一旦我们感受到这种无意义了，就可以主宰生命的无意义吗？我就可以在15岁的时候，因为不开心而结束它吗？当然不，这就是“我为什么活着”的另外一个思考，避免悲剧。

生命的叙事中，我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角，我是我可以感受到的唯一、我是我可以主宰的唯一、我是我永恒且短暂的唯一。我一旦脱离了我是我的意识的时候，我就不复存在了，我将彻底消失在如此奇迹般的社会里面了。我在之前的某一期视频［ps.西西弗斯神话那期视频，应该吧］里面我聊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点绕，就是我只有感受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好神奇啊，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我，存在着我，感受到了我。而我感受到的东西一旦失去之后我去哪里了呢？如果没有一个神，可以帮助我们的意识再次附体，也就是说轮回，甭管说法是什么，那么我将从此消无声息的在宇宙里面消失了。

**人有能力感受生命的无意义，不是为了让我决定离开，而是提醒我可以意识到我是我的生命，他太神奇了，我只有一次可以抓住它，又怎么会随意的抛弃呢？**

于是在我们的叙事中，我们在不断地寻找意义，我们发现了各种感觉，我们有乏味感、我们有失联感、我们有孤独感、我们有同情感、有道德感等等等等。它们都成为了我的意义。比如你会在叙事中想象如果我死了，对于另外的一个人、对于身边的一个人、对一个爱我的人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家庭的情感会让我在自己的生命叙事中非常的不负责且冷漠，它缺少了一种同理心，那么这个叙事就太悲剧了，所以你不忍这么写。

**•肆**

那么这种和家人的失联带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叫他，**爷爷的失语。**

\*在这个新闻里，最后有些不确定的一些说法，说是胡同学曾经和家人打电话谈论过他的想法，咱们不确定啊所以不要编故事，但是有人开始指责啦这种家人的疏忽大意。但是大家也别忘了建立沟通和代入思考是需要父母拥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的，这很难。而这个时代是一个经验，不来自于爷爷的时代了。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经验的传承模式，这个问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长的失语。**爷爷奶奶原本是一个家庭里经验的集大成，但是现在他们的地位被撼动了，老人不再被尊重了，他们成为了伦理道德的老人了，而不是经验的老人了。所以他们家庭的位置，只是一个头衔了。**真正的爷爷是你的笔记本电脑，是你的手机。**这么说未免有点夸张，你可能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它逐渐在**放大**你和家庭关系的这种**冷漠**，**加速**了自我与家庭的这个群体的**疏离**，随之而来的是，这种范式的家庭关系：比如家长不应该在孩子面前吵架，不小心说了个脏话，就觉得哎呀，我伤害了我的孩子啊吓得要死；而且所有人认可他，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地探寻他。自我的觉醒，它拥有真正的好处，有必然到来的原因。让他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个体的孤立，而他最终走向一个模式化的东西：模式化的一种关心、模式化的一种害怕伤害。**我将我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他者和我的关系，不是一个共存的闲适了，而是一种对立。于是我们不共用一个大锅了，不共用一个神了，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器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我们自然期望自己的器皿越大越好，自然希望我们神是被所有人崇拜的。

**很多家长是从过去的大家长时代形成的这种否定一切的极端中，现在又走到了新的极端——便是过度的肯定了。**这种肯定的在心理上同样忽略了他的世界；和大家长时代，你细想他们居然并无差别，本质上都没有建立与孩子的真正联系。我们不要抱怨任何人，人始终是经验的动物，这注定了隔阂的存在。我们常说两代人有隔阂，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其实是因为经验的问题。**而过度的肯定意味着在告诉孩子，你行，你拥有无限的可能，怎么我就一定行了呢？**我（四叔自己）算是一个大家长时代的一个代表了，我童年是处在我父亲极端的否定中了，当然了我这里说的我父亲的否定并不是说我前面提到的说规训社会的否定的意思，它不是，我这里的否定啊，就是字面上很简单的否定，否定你的那个意思。他认为我什么都不行，他的经验才是对的唔，那么大家长的那种标准言论，就是黄晓明说的那句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而这种否定，它是在抹杀掉自我的一切的可能，以至于我懦弱不敢做决定了；它不断地强调这种苦难和艰辛，以至于，我自卑。**但如果我被架到了\*我一定可以\*中、**

**\*我有无限可能\*中，同样，它和过去的反叛一样，大家之间依然还会失联，那么，首先失联的是孩子和自己的家长，和他们身边的人失联了。**一种愁绪，我为什么如此孤独的愁绪在自我中弥漫开来。这种孤独感又让我接下来和世界失联了，这就非常可怕了，我感到自己沦为工具般的存在了，我是个积极的奴役自己的工具了。没有意义，那么一种虚无感主宰了劳累的年轻人。我（四叔）大概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还流行博客，我忘了是在博客上还是在什么豆瓣上啊，曾经跟人吵过一架，就是有个人在嘲笑说年轻人动不动你们讨论什么虚无，你们懂什么虚无啊，你们不过是无聊类似于这样的啊。今天我有资格回看这个问题了，那就是虚无感，恰恰不来自于经验，经验是狡猾的东西、是被纠正的东西、是适用的东西、甚至是走捷径的东西，**而虚无感恰恰是一种来自于经验之前的一种纯粹。**所以，恰恰有能力思考的年轻人更加容易捕获到这种虚无的感觉。**高考**显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它是符合功绩社会的叙事剧情的，**要改变它，首先要解决“我为什么活着”的这种叙事的主题。只有当人意识到我们存在的意义，不该是这种目前的奴隶自我，我们才会本质上寻求改变，才会有下一次启蒙的思想，才会有下一次认识上的大革命，就像过去每一次思想上的觉醒一样，我们开始认同生命新的叙事了。**它是什么呢目前尚不确定，但是它跟科学取代玄学是一样的道理，它是必然要出现，人在一个周期里，必然要因为物极必反，要进行一次思想上的新革命。我们过去几十年特别崇拜的自我的觉醒，它并不是叙事的终点，它同样问题重重。

那么最后，这个时代我们强调个体的这种无限的可能，它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让它也让人感到一种疲劳。随着年龄，我（四叔）在回想我自己的童年，自己的青年的时候，我现在开始逐渐的失去我曾经幻想的形象了，它曾经占据了我的可能，如果没有这个可能，我从一开始也是失望的。所以过去我不曾怀疑使我劳累的幻想，因为劳累在当时尚没有让我感到疲惫。但是现在随着时间，我掌握不住那个形象了，我发现组成它的时间太漫长了，而我始终支离破碎。**于是在一个早晨，在一个晚上，我突然决定接受一个新的东西，它叫平庸。**接受一个不再可能、接受一个背叛的我，我起初以为他一定很难，我只是需要歇一歇了，也许我很快马上还会再次出发，我还会继续。但是当我发现接受它并不难、也不痛苦，反而有一种快乐的时候，那么我开始去想新的意义了。**我否定了我，我将失去意义了吗？我没有到达那个想象中的我，我将失去意义了吗？不，我重新定义了新的意义，它不坏。**

**#再度随着时间，我将意识到健康、家庭、摇椅、后代、爱情、萤火虫，他们都将在我身上以各种形式来打败我，我一次一次的支离破碎、一次一次的努力拼接，直到我终于到达了一个我不得不妥协的年龄上的时候，我童年幻想的形象已经面目全非。我再也不会问什么是意义，再也不关心人关于我的描述了，我成了彻底的自己。但是如此平庸的我，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叙事里面、生命的叙事里面，我就是那唯一悲剧的英雄，谁都是配角，即使我曾经幻想的形象，也不过是我童年里偶尔出现的一尊雕像。而在我的叙事里面，我才是唯一不平凡的。**